

### 我在监控镜头中看见了什么

林少华

我告别住了不止一个夏天的乡下老家返城。返城前找人装了和手机相连的监控镜头。不是为了防盗。这里治安好,十年了,从未有小偷翻墙而入。离开时啥样,转年回来时还啥样。装监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青岛看这里的花。

时值九月下旬,院里院外仍有不少花开着。翠菊、万寿菊、百日菊、蜀葵、格桑花,在窗前,在篱角,在地头,一棵棵,一簇簇,一片片,仍开得流光溢彩,生机勃勃。

东面院墙内侧的那排开红花的蜀葵尤其顾盼生辉。蜀葵东端有两株并立的海棠树。说来也怪,靠近树荫的蜀葵反而长得最高,由东而西,一排一二十棵,一棵比一棵矮下去,如姚明领着一队由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组成的篮球队。

一个月来我几乎每天都专门看这蜀葵两次。上午九时许一次。我大约八点伏案涂涂抹抹。到底年纪大了,脑袋不灵光了,不出一小时便抓耳挠腮。于是掷笔于案,出门走到蜀葵队列跟前。清晨的阳光透过柳树梢头稀疏的枝叶筛落下来,斑斑点点落在蜀葵苗条的腰肢、翠绿的叶片和鲜红的花朵上。花朵虽是重瓣,但和均匀叠积的重瓣牡丹不同——外围一圈特别大,往里的几圈一圈比一圈小。这么着,当阳光从背后落下时,外围薄薄的花瓣便像面对神奇的投影仪,焕发出妙不可言的光彩,绚丽、通透、纯净、妩媚,光影斑驳,如梦如幻。而上面几颗干干净净闪闪烁烁的晨露,多么像少女羞红的脸蛋上欢喜的泪珠!凝视之间,我一时忘却自己垂垂老矣的当下,涌起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与青春激情。

这是一次,近看。还有一次是在黄昏时分,远看。我搬一把扶手椅坐在相距一二十米远的女儿墙外与之久久斜对。夕晖从房后高大的桦树、核桃树之间铺洒在蜀葵的领地。东北春迟秋早,九月中旬忽有一夜气温降到零下,海棠树一叶叶飘落,狗尾草一丛丛枯黄,牵牛花一支支拢起小喇叭——四周有了秋日明显的萧索气象。然而蜀葵全然不为所动,兀自在夕晖下大大方方展示娇艳的笑脸。而且,不管多大的风都吹不折。

有时被吹得几乎趴在地上了,而风一过便迅速弹起细竹竿般的花茎,得意地挑着碗口大小的花朵摇头晃脑,顽强得让人心动、心仪、心疼。

此刻,任由夕晖抚摸着憨态可掬的脸庞——橙黄色的夕晖、鲜红色的蜀葵,加上蜀葵前面那丛绛红色、深蓝色的翠菊和后面几枝翼然高出的格桑花,构成一幅那么迷人的暮秋风情啊!晚景凄凉?不,些许伤感是有的,但和凄凉无缘,有的更是温馨、婉约、空灵、多情,仿佛早已飘逝在远方而悄然归来的一个梦,一个往日憧憬。说痛快些,美!借用史铁生之语,“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我甚至坚信,我一定是这个星球以至整个太阳系唯一面对夕晖中的蜀葵如此忘乎所以如醉如痴的人!幸福,就是忘乎所以。快乐,就是如醉如痴。

这么着,返城第二天我就用手机打开监控镜头,急切地寻找那行蜀葵的身影。然而我看见了什么呢?我吃惊地看见大弟和一位乡亲正把割倒的蜀葵抱去院门口的电动三轮车,“哐”一声扔在杂草棚上面,继而跳上车一脚接一脚猛踩蜀葵——踩蜀葵的腰肢,踩蜀葵的小手,踩蜀葵的脸蛋儿,踩得忘乎所以,踩得如醉如痴。眼看着那正开的红色花朵被踩扁、踩碎,踩进杂草棚里……

愤怒,怒不可遏,血冲头顶。我在手机上对大弟大吼大叫:“明明昨天说好等下霜后再割,可你偏偏不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吼不下去了。他们哪里是在踩花,分明是在踩我的心脏,不,宁肯让他们踩我的心脏而不要踩花。少顷,愤怒变成了痛楚,变成了惶恐,变成了绝望。及至稍稍平静下来,我开始思索大弟他们为什么这样?

大弟是农民,小学都没毕业,尽管我们一母同胞,而对待蜀葵的方式却如此势不两立。是的,“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只有自己才完全理解的世界里”(欧文·亚隆)。恐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上春树才说“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哪怕置身于生身故乡,哪怕身旁是亲弟弟……



竹鼠图 (中国画) 筱晓蓉

谁能想到我会在一次葬礼上邂逅年少时的闺蜜。

二十多年没见了,又戴着口罩,我们还是在目光相触的瞬间,认出了彼此。她的眼里似有小火苗在闪动。仪式结束后,我们没有跟随大部队去聚餐,而是另外找了一家餐厅坐下。

“哎呀,你怎么一点也没变。”她说。我想说,你变得蛮多,但没有说出口。年少时,她外貌出众,眼睛大而明亮,鼻子秀挺,现在,人到中年,还是那么美,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的下巴,还有这里、这里,整过了……”她的坦诚一如往昔。美人居然如此任性!

刚认识时,她是个腼腆的女生,上课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脸会红到脖子,声音像蚊子哼哼。下课很少和同学扎堆,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我走过时发现是本我也喜欢的小说,于是和她交谈起来,渐渐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每天上学,她都早早地站在我必经的路口等着,傍晚和我一起冲出校门,奔到街角水果店喝一瓶冰镇橘子水,再慢慢走路回家。

她会问我一些功课上的问题,也会和我分享谁谁谁又给她写了情书,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逗我笑。有段时间,我们总能看到一位戴礼帽、穿长大衣长裙的女士,这种打扮在当年可不多见,更吸引人的是她特有的气质。我们一脸憧憬地别转头看她,一致决定,以后也要成为这样别致的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稀松平常的少年时光,隔了漫长的岁月回头望,才发现都是彼此的陪伴,那都是些闪闪发光的日子啊。

她喜欢看书,成绩却在班里垫底,不出所料,没有考上本校的高中部,去了一所技校,不久就去厂里实习,然后正式上班。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件有漂亮领子的白衬衫,而我疲于应付高中的功课,很少跟她联系。她有一次来学校看我,带了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等她走后,和我关系亲密的男同学凑过来打听是谁,得到答案后说,我就知道,重点高中的女生,哪有这样漂亮的!我在心里翻了两个白眼,这两个

写作是要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经常会反生活,弄得自己难以应付。那就停下来,像一颗铁钉一样扎入书堆里,像海绵,吸尽书里的水分。

写长篇时不见陌生人。陌生人会引来另一个世界的信息,会混乱建立起来的虚构世界,一岔开,写长篇的气也就岔了。

进入创作状态,就是清除身体内外的杂质,所有干扰写作的东西全部不要。文字是一个太浩繁的东西。如同你看到了一个很肮脏的人,或是遇见一件很丑恶的事,你回家第一件事就得洗澡,否则一整天人都不对,心情不快,根本写不出什么漂亮的东西来。

若是写作顺利,也不要多写,到休息时停住。经过一夜的沉淀,第二天早晨醒来,空气清新,换上干净的家常衣服,坐在桌前,会和笔下的人物相见,安排他们的命运。

我一般会通过同首乐曲,反复放,进入这音乐制造的轨道,到达所设计的人物心中,写他所想所做。

我按照梗概来,每天开始工作前,把以前写过的文字看一遍,紧接着往下写。经常可能头发不梳,脸不洗,心里有想法,就马上写,生怕

### 如何写作

虹影

一瞬后忘记。这种状态也许持续一个小时,也许持续半天,甚至一天,那么有时一天伏案,连水也不喝,一鼓作气写完。这时我会跑到厨房,做一碗地道的重庆担担面,放重重的辣椒和花椒,把之前那股虚构世界的力气给压下去,因为小说家需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然怎么能喘一口气后,接着写。

有孩子后,写作的重要与孩子

钻到挡板缝间看麻布塘。

虽然抽去塘水清淤,麻布塘却从未彻底干涸,这儿那儿,总是积着一两洼浅水。久未下雨,水不知从何而来,洼子有时很小,有时忽然又变大了。这样的浅水洼最招涉禽,白鹭夜鹭池鹭常来聚集,黑水鸡成群。倒是小鸊鷉不见了,因为它们没法潜水捕鱼,只好移身去了隔堤的大湖。

大湖浩渺,盛着一湖大水,只是略略浅了些许,就让人感觉清浅不少,消瘦得很明显。

秋来谁不消瘦。秋气袭扰,几无雨水滋润,花草树木,莫不带了倦容,肌瘦而面黄。

今天的麻布塘倒是热闹得紧。

鹭儿未束,黑水鸡十数只在水洼子中安闲踱步。白鹡鸰纤弱伶仃,鸣声轻柔,涉水觅食,时而两两相戏,盈盈追逐于空中。无何,池杉高梢上扑下无数飞鸟,瞬间落满一洼,竟是灰椋鸟与丝光椋鸟,它们结为一群,也来凑热闹。洼子这就生动起来。椋鸟们不但涉水找吃的,还在水中扑腾,惬意地洗澡。呱呱叫嚷,何其快活。忽而轰然飞起,在空中绕一大圈又重复掠过,接着戏水为乐。挡板缝离它们太远,不能抵近观赏,难免生出一丝恨意。也没办法。人家想挡就挡,能奈他何?

掠鸟群来得闹腾,去得突然,不知谁一声号令,倏地起飞,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

以为还会回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回。

经过一番热闹,黑水鸡和白鹡鸰虽然还在,水面却凭空生出寂寥之感。鹤鹑清啾,仿佛这是寂寥的注脚,让人感伤。

远远地,洼中小渚落了一只长脚鸟。

迷你小渚。水光天色,树影婆娑,一鸟独立,便如一幅画儿,荒疏淡幽之极。

喜欢了。是只灰头麦鸡。秋天过路的候鸟,比较珍稀少见。鸟册上又添一笔。

### 瘦塘秋

吕晓涓

钻到挡板缝间看麻布塘。虽然抽去塘水清淤,麻布塘却从未彻底干涸,这儿那儿,总是积着一两洼浅水。久未下雨,水不知从何而来,洼子有时很小,有时忽然又变大了。这样的浅水洼最招涉禽,白鹭夜鹭池鹭常来聚集,黑水鸡成群。倒是小鸊鷉不见了,因为它们没法潜水捕鱼,只好移身去了隔堤的大湖。

大湖浩渺,盛着一湖大水,只是略略浅了些许,就让人感觉清浅不少,消瘦得很明显。

秋来谁不消瘦。秋气袭扰,几无雨水滋润,花草树木,莫不带了倦容,肌瘦而面黄。

今天的麻布塘倒是热闹得紧。

鹭儿未束,黑水鸡十数只在水洼子中安闲踱步。白鹡鸰纤弱伶仃,鸣声轻柔,涉水觅食,时而两两相戏,盈盈追逐于空中。无何,池杉高梢上扑下无数飞鸟,瞬间落满一洼,竟是灰椋鸟与丝光椋鸟,它们结为一群,也来凑热闹。洼子这就生动起来。椋鸟们不但涉水找吃的,还在水中扑腾,惬意地洗澡。呱呱叫嚷,何其快活。忽而轰然飞起,在空中绕一大圈又重复掠过,接着戏水为乐。挡板缝离它们太远,不能抵近观赏,难免生出一丝恨意。也没办法。人家想挡就挡,能奈他何?

掠鸟群来得闹腾,去得突然,不知谁一声号令,倏地起飞,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

以为还会回来。等了一会儿,没有回。

经过一番热闹,黑水鸡和白鹡鸰虽然还在,水面却凭空生出寂寥之感。鹤鹑清啾,仿佛这是寂寥的注脚,让人感伤。

远远地,洼中小渚落了一只长脚鸟。

迷你小渚。水光天色,树影婆娑,一鸟独立,便如一幅画儿,荒疏淡幽之极。

喜欢了。是只灰头麦鸡。秋天过路的候鸟,比较珍稀少见。鸟册上又添一笔。



炎暑向晚, 山海关路上吃过早夜饭的人, 手摇蒲扇悠悠晃到弄堂口, 有的还拎着小板凳、矮竹椅; 男的赤膊短裤, 女的薄衫衬衣, 大抵为“标配”。

延陵里弄堂口, 乘风凉长者中, 朱家伯伯总是端着老黄包浆的藤靠椅先登场, 旋又回转取热龙井一杯, 置扶手专放茶杯的圆孔内; 躺定, 眯眼, 抖开描荷竹骨折扇轻哼“水动风凉夏日长”之类弹词开篇。他是某公私合营丝织厂的私方代理, 四十开外年纪, 面貌六分与滑稽名家周柏春相似, 一口夹苏州音的上海话清脆中听; 乃我们这班小人的“百科全书”, 故而常围其周, 印象颇深。“为啥叫延陵里? 春秋战国时, 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封地延陵, 就是现在常州一带, 这个季礼品德高尚, 后来吴姓人家都愿称延陵世家, 所以造延陵里的老板无疑姓吴。”哇! 信服。一回, 朱家伯伯坐起身用折扇指路东头, 顶真又神秘兮兮地讲: 晓得吧, 这里也有革命根据地, 地下党指挥部就在前面。“啥地方?” 众矍然问。“具体讲勿出, 我是听一位老革命讲的, 不会假!” 今证, 中共苏浦特委机关曾设在山海关路339号, 现有旧址陈列馆。

被大人称作“野蛮小鬼”的我们话题多着呢, 江西人借魂背尸还乡, 听得凉嗖嗖; 徐文长九次自杀不成功, 听得呆瞪瞪……路灯下, 小朋友还喜同览小人书(连环画), 共翻集邮册, 边看边议, 七嘴八舌。那天无风, 朱伯伯招呼: 乘风凉, 既没风能哪凉? 有办法, 大诗人李白总晓得格, 大家静下心, 一道慢慢跟着我念几遍,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奇啦, 竟有了点儿飞流泻身的凉意……朱家伯伯小儿子阿鹏与我等年龄相仿, 亦乘风凉常客。新月夜, 阿鹏捧了一叠连环画, 讲今朝爷生日, 屋里厢长寿面也吃过了, 爷买小书分送人手一本。我们即学大人腔, 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朱家伯伯笑谢: 勿敢当, 大家开心; 开转看看, 蛮有意思格。又从洗旧的浅棕色短袖对开襟香云纱衣裳口袋摸出钞票, 叫阿鹏点人头去买可雪糕。他噙着龙井瞧我们美滋滋呷冷饮, 笑容可掬, 我更觉得他像周柏春了。

也有朱家伯伯讲勿出道道的。延陵里弄口东侧下方有一直径近30厘米的凹塘, 中有直径约8厘米的厚铁管凸露, 塘内管周以小碎石铺砌, 手伸管内不及底, 管口被摸得锃亮。调皮因点燃小炮仗投入, 噼声

闷响, 别无动静。其下, 半埋地的石碑上刻示1929, 应为建弄时间。近前, 老邻友严君揣摩, 初建时凹塘口可能有圆形装饰物覆盖, 日久或脱落或遭窃, 较可信。但设计者和业主究谋何? 有甚奥妙? 藉此求教方家。

往事历历, 朱家伯伯虽逝犹近。秋风习习, 年少时童趣未辍。一个时代的鲜活印迹啊, 令人想及夏尔(法国诗人)说的“我们居住在闪电里, 闪电处于永恒的心脏”。

人, 都不想睬了。在我大学期间, 她结婚了, 说是和她车间主任的儿子。我收到了请帖, 却没有去参加婚礼。在她娘家老房子拆迁后, 彻底失去了联系。

之后的事情, 都是这次见面, 她补叙给我听的。当年有家金融机构征用她们厂的地皮造房子, 优先录用厂里的年轻职工, 她就是其中之一。从那时候起, 她开始上心学习, 遇到欣赏她的上司, 愿意教她, 栽培她。又去读夜大学。一点一点地,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当了金融机构的高管, 正准备跳槽, 一把年纪了还在挑战自己。

和那位车间主任的儿子早已分手, 对方有点大男子主义。她身边有异性伴侣, 但没有再次选择婚姻。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 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哪怕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说到这里, 她招呼餐厅的领班, 对他说, 海鲜有点不新鲜呀。当他提出要帮我们换一份时, 她说不必了, 我们没

关系, 但是海鲜不新鲜, 会影响店里声誉, 要注意呀, 要是别的客人也反映一定要重视。她说话的时候, 我看着她侧脸, 感到有点陌生, 这样干练沉稳, 不像我认识的她了。

“我很想念你, 在微信上找过你。时常会想起, 我们同学的那段日子, 算得上我后来人生的丰厚底子, 想起我们说过的话, 要成为怎样怎样的人, 想想这些, 沮丧的时刻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你一点没变。”她又说。在听了她的经历后, 我不知道应该对我的“没变”喜还是忧。她看出了我的心思, 说: “这些年, 你过得顺利, 家庭幸福, 儿女称心, 所以才会没怎么变呀。”

道别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拥抱了我。

“别再失联啦!” 我说。

“我们, 从未失联过……” 她说。

### 十日谈

“好闺蜜”的故事 责编: 刘芳

“为美修行”的闺蜜情最美, 请看明日本栏。



### 畴昔晚事

吴道富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